

给神明当契子 陈益源(台湾)

三年多来，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蔓延全球，我也近四年没去中国大陆了。承蒙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“两岸学者面对面”系列学术活动的盛情邀约，3月16—20日，我得以重返闽南，并抽空进行了“给神明当契子”的田野调查工作。

“两岸学者面对面”第一场，安排全国台湾研究会汪毅夫会长从北京南下，3月17日与我在厦门对谈“闽台历史人群研究——罗汉脚、唐山妈、班兵及其他”。隔天3月18日，我俩又移师到漳州，当晚继续在闽南师范大学展开四年多前“闽南文化对谈”之（二）的“闽南文化研究——田野、文献与田野里的文献”。第三天，3月19日，则是我在泉州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主讲“金门田野报告：看得到却想不到的”，敬邀汪毅夫会长担任点评人。

为期三天，连续在厦、漳、泉三地的活动，媒体已有许多报导，本文想与读者分享的是三场讲座之外，我在漳州市平和县三平寺进行的“给神明当契子”田野调查经验。

早些年，我收藏了一张立于“岁次丁

巳年（1917）八月二十日”的漳州民间契书，立契人陈八佺、王氏夫妇，将亲生二男陈武彬（“现年一十六岁”），同时皈依“广济祖师”、“三山初夫子帝君”（“三”、“山”上下组合成一字）座下为义子，“伏祈佛光护照，神力加被，四时八节康宁，免诸灾劫，六时吉[祥]，多增福寿，富贵双全，长大成人，自当报答慈恩，永戴不忘”。

这是一张既难得又费解的民间契书。一般而言，“给神明当契子”是在孩子体弱多病的幼童时期，不少父母亲会带着小孩到庙里祈求神明收作“契子”（干儿子、干女儿），并立契一式二份为证（一份烧给神明存查，一份带回家保管），渴望神明契父契母能将孩子视如己出，给予呵护庇佑，直至十六岁成年；当孩子满十六岁时，父母再带着契书回到庙中拜谢神明庇护，并与金纸一同焚烧。所以，这张民国六年“给神明当契子”的契书能被保留下来，的确是比较难得的。

不过，令人费解的是，这张契书的当事人陈武彬怎么会到

十六岁才“给神明当契子”？而且为什么同时皈依在二位神明座下为义子？那二位神明，“广济祖师”民间俗称为“三平祖师公”，乃唐代杨氏高僧义中禅师，至于另一位“三山初夫子帝君”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我一直弄不明白。

3月18日上午，我在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林晓峰会长、闽南师大闽南文化研究院刘云院长等人的陪同下，特地走访著名的“广济祖师”祖庙——平和县三平寺，期待经由实地田野调查来解开谜团。感谢三平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卢文深主任的亲自导览与解说，并赠我管委会所编《三

平寺志》、《三平祖师分灵录》等在地文献，让我得以确定主祀“广济祖师”的三平寺祖庙并未奉祀“三山初夫子帝君”，陈八佺夫妇立契地点或许不在三平寺，而是在漳州某一座同时主祀“广济祖师”、“三山初夫子帝君”二位神明的庙宇；至于这位“三山初夫子帝君”，我们经过推敲，猜想是“山西夫子帝君”的俗写笔误，而据《三平祖师分灵录》的记载，漳州一带果然有好几座“广济祖师”庙是同时供奉“山西夫子帝君”（关圣帝君）的。

3月18日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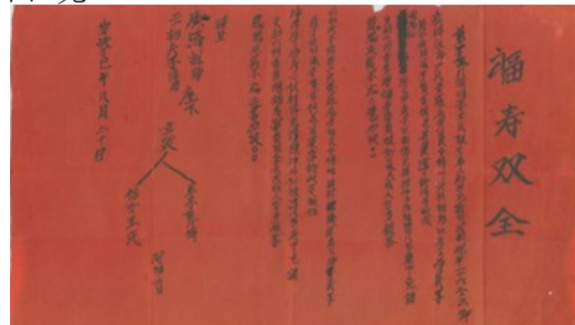
上，汪毅夫会长与我对谈“闽南文化研究——田野、文献与田野里的文献”时，我实时分享了上述“给神明当契子”田野调查心得，他也同意“三山初夫子”可能是“山西夫子”的闽南语谐音笔误的推测。我们都主张带着文献跑田野、注意搜集田野里的文献，是从事闽南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。（完）



陈益源与三平寺卢文深主任讨论田野文献



两岸学者汪毅夫、陈益源在厦门面对面



陈八佺夫妇所立契书原件



陈益源教授在厦门大学接受媒体采访



汪毅夫、陈益源在漳州进行闽南文化对谈